



上圖為作者在河南洛陽勘察防空情報時攝

千里眼順風耳 (二)

通訊老兵憶當年

梅汝璈

投考交通技術學校

民國十六年南昌因為共產黨作亂，學校無法安心開課，學生也整天在外遊行搗蛋滋事，適巧南京軍事委員會成立交通技術學校，計劃在全國招生五百名，分配在南昌招考四十名，成千學生參加考試，我也瞞着家人報名應試，僥倖獲得錄取，待我接到錄取通知單準備起程，祖母首先極力反對，捨不得我一人離鄉背井遠道去南京讀書，父親却很贊成，我辭別祖先和家人，父親親自送我過江去牛行車站搭火車去九江，初次離家的我，一時內心異常難過，同道同學陳觀瀾對旅行頗有經驗，一路由他照料安排，還有其他約共十幾個同學，在旅途中也不太感到寂寞和生疏。

火車到了九江，我們首先找個江邊旅館住下，九江係個水陸碼頭，城內原有外國租界，革命

軍光復後，外交部長陳友仁用強硬手段，無條件把租界收回，開取消不平等條約先聲，市面建設比南昌西式得多，大廈林立，商店百貨雜陳，車馬行人，穿梭往來，十分熱鬧。第二天一大早，招商局輪船由漢口駛到九江靠岸，我們背着行李衣箱，在混雜的人羣中擠上了碼頭。九江碼頭秩序最亂最糟，搬運伙、扒兒手，利用擁擠機會，隨時會把旅客的東西財物偷跑開溜，登上了船，我購得一個統艙舖位，那時長江航運，操縱在英商太古、怡和兩家輪船公司手裏，我國只有招商局幾條船，以後幾年才增加了一家三北公司，船上客位等級，分為大套房、官艙、房艙、統艙四等，每等票價相差一倍，大套房在船的最高層，伙食吃的是西餐，旅客也多半係洋人，官艙每人一間，房艙兩人一間，中式伙食吃的都很好，統艙係幾十個人像沙丁魚式擠在一個大統艙位上，

在船的下層，幾個通風小孔，光線黑暗，空氣十分不流通，加上有抽鴉片的、有吸香烟的，真是烏烟瘴氣，使人難受。統艙伙食只供飯不供菜，菜要旅客自己另外向船上零食攤位上去買，舖位係在票價以外，直接向茶房買的，這是輪船茶房的外快，還有不買統艙舖位的旅客，乾脆就在輪船甲板上或過道上逛來逛去，夜晚則找個避風雨的角落打盹，我們一行同學們，只有幾個少數經濟較好的買了房艙，大半都係坐統艙，船上的茶房，大多係上海或寧波人，勢利眼之至。

從九江到南京，係順水下游，船要經過安慶、蕪湖靠岸搭客，第二傍晚到達南京，南京真不愧是首都，江邊馬路一帶，密密如星的電燈，照耀奪目，汽車往來疾駛，我係首次在南京看到汽車，非常感到新奇，還有人力車、馬車，在街道上川流不息，旅館接客侍者，把我們接到下關江

邊旅館，我和好幾個同學，飯都不忙吃，站在旅館門口，欣賞着馬路上來往行人車馬，燈光和熱鬧，形形色色，興奮得不得了，真是鄉下土包子下江南。

交通技術學校設在南京城內常府街一號，離下關有六公里，我們同學三人，分成一組，合雇一輛馬車，奔向學校報到，南京城內的馬路，係用鵝卵石鋪成，沒有下關的平坦，下關的馬路是水泥路面，我坐在馬車上，經過半個多小時的顛簸，背部摩擦得隱隱作痛，車到常府街，進入校門，學校已經派好副官接待，并為我們安排好了宿舍飯廳，我找了指定的地方，先把行李放下。學校校舍係滿清時代卅四標軍營，因此老百姓總叫



交通技術學校傑出校友，本文作者同一區隊的同学李昌來教授在校求學時的照相。

我們校址為卅四標，校區內有五排平房成U字形，圍着一個大操場，前面是新蓋的一座西式洋樓，面朝着校門，是校本部辦公廳所在，各省的同學，陸續紛紛來校報到，一共有八百多人，江西的同學，也有從江蘇、浙江、安徽附近各省來的，無論識與不識，只要大家口音相同，總是老鄉，格外的親密，有一次飯後，我正在操場散步，忽然碰到胡獻羣，手提着兩件行李，與致沖沖地走來，胡兄自從家裏逃避共產黨捉拿後，由南昌步行經玉山到杭州，那時還沒有汽車和火車，一路風餐露宿，走了半個多月，有時中途行乞求食，歷盡千辛萬苦，最後輾轉到達上海找到省黨部前主委段錫朋，由段錫朋介紹在上海黨部做了幹事，以後在上海考進交通技校，故人無恙，大家見面談談家鄉別後的情形，不勝感慨系之。

報到期滿截止以後，學校還要舉行一次複試，這是招生簡章上明文規定過的，各省區的考試，僅係初試，到了南京本校以後，通過了複試，才算正式錄取，同學們千里迢迢犧牲了學業或是辭退了職業，遠道跑來投考這個學校，還要闖一次複試難關，大家在心理上都不免有點緊張，我們考進初試的題目，據說是一位新近留美學習工程回國的茅以新所命題，題目相當難，每省市成千的考生，只錄取四十名，誰知複試題目和初試一樣難，結果

把八百多個同學，淘汰得只剩五百人，江西同學，刷掉了十幾個，有的同學錢用完了，沒有旅費回家，就由大家湊着幫助，還有一位方英同學，係二中第一屆新制高中文科畢業，當過小學教員，國文造詣頗深，出口成章，喜歡談天講笑話，演話劇，尤其擅演雙簧，談諧百出，我們有他在一塊茶餘飯後談笑聊天，非常滑稽有趣，可惜他也因數理根基稍差，複試遭到淘汰。

複試發榜完畢，五百名同學，被編為三個中隊，每一中隊轄三個區隊，每區隊有五十多個同學，在同一教室授課，同一個大宿舍睡覺，雙層木板舖，吃飯則一中隊共一個大飯廳，伙食六元一月，我們學膳宿軍服都係學校供給，月餉十二元，我被編入第二中隊第二區隊，中隊長富文，中校階級，保定軍校出身，軍事學術科很有素養，口才尤其不錯，對學生講話滔滔不絕，博古通今，管理學生也很嚴格（他後來做到國軍中將補給司令，一九六七年病逝台北）。區隊長洪金夏上尉，短小精幹，機械操特別出色，跳木馬翻鐵槓頗有一手。校長李範一，湖北應山人，留美哥倫比亞大學電機博士，革命軍短波無線電台創辦人，對軍中通信建立，頗具功績，返國後首先在海南洋大學（交通大學前身）辦了一個無線電養成所，訓練了一批短波無線電人員，組成了若干電台，隨軍參加北伐，那批人員，算是軍中無線電的開路先鋒，南洋無線電養成所停辦後，李先生就奉命主持交通技術學校，他為人剛直耿介，守正不阿，完全係學者風度，但驕傲自負，對上不得人緣，李範一和石瑛、嚴復、張難先，當時號

稱湖北四個怪傑，在政壇中，他和黨國要人陳果夫、陳立夫兄弟很要好，日後他做過陝西、安徽、湖北幾省的建設廳長，在任上雖各有不少建樹，但和各省主席楊虎城、陳調元、夏斗寅，在人事上關係搞得不好，報章常有登載，做官不得志。教育長朱世明，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工學士，美國維吉尼亞軍事學校畢業，高高身材，經常穿着一雙長統馬靴，走起路來，胸膛挺起，威武十足，管理學生極為嚴格，個性跋扈獨裁，剛愎自用，同學們見他三分怕，但毫無敬意，背地裏稱他為田中義一，田中係當時侵華主戰日本首相，國人恨他透頂，朱世明在抗日期間，擔任過國府駐美武官，抗戰勝利後任駐日軍事代表團團長，他常因公去重慶，有時會和我們同學相聚，大陸淪陷後，他留在日本，後來患腦溢血死于東京寓所。技術部主任王崇植，教官譚震、倪尙達、茅以新、陳章、陳良輔、柴志明、汪啓堃、楊簡初、殷摩斗，差不多都係交通大學畢業生，留美學習工程獲得博士或碩士學位的，在當時是為一時之選，個個飽學，而且都年輕熱誠，教學任事認真。

午夜集合事件經緯

交通技術學校係民十六年(一九二七)十月開學，一共分為四個學系，即無線電系、有線電系、鐵路系、汽車系，我選的係無線電系，那時無線電係一種時髦科學，意大利人馬可尼發明未久，傳到中國來不到幾年，無線電系課程，除了無線電學、內燃機學、電機工程、機械工程、工程數學等外，還有無線電碼收發技術，工程和服務

兩者都係主修科目，我覺得學習報務收發技術，要靠天資性向，手腦要反應靈快，如果笨頭笨腦，不易學成。我對這門功課，接收輕鬆容易，後來一分鐘可以收拍一百廿多個英文電碼，左右兩手全能操作，工程學科和實習，份量却很重。此外每天還有軍事學科一小時，晨操半小時，軍訓一小時，全天一共操課八小時，晚間自修兩小時，禮拜六沒有課，由隊長帶去打野外。每個禮拜每門學科，由教官無定期不通知小考一次，一月甄別考試一次，月考成績在校本部公佈欄公佈，不及格的便要遭淘汰退學，捲舖蓋回家，因此學校讀書風氣非常濃厚，即使在假日，還有不少同學在教室內或在圖書館用功，平時每晚在就寢熄燈號吹過以後，還可以找到在廁所燈光下偷偷看書的同學，我同區隊有一位李昌來同學，他原來在湖南大學讀電機，因為家鄉鬧共產黨，家產被清算鬥爭光了，不能繼續完成大學學業，考進了本校，他學算術根本來不錯，體格又好，却死命用功，有時在午睡時間，大家在呼呼的睡覺，他却噤哩咕嚕躺在床上唸書，在第一次月考成績，昌來驚頭獨佔，全班祇有他一個人的成績，列在九十分以上，很是得意，胡獻羣、史說和我三人，成績在八十分以上，雖可以自慰，但比昌來還落後一段，以後幾個月內，胡獻羣和我拼命努力趕上，我們也擠入了九十分以上，但還是昌來領先，學術成績始終為全班第一，直到合併中央陸軍軍官學校以後，把月考公佈辦法廢除為止。

同學們在一塊相聚的日子久了，漸漸發生了感情，最初我老是和幾個同鄉熟友在一塊玩，以後就不分省籍，大家混在一起，物以類聚，玩也要有玩的伴侶，大凡在一塊玩的同學，差不多都興趣相投或者接近，喜歡用功讀書的人，總常在一塊切磋學問，愛運動的朋友，常在一塊演練競賽，喜好音樂的，在一塊撫琴弄弦，欣賞文藝的，在一塊吟詩作曲，擅長棋藝和戲劇的，也分別組織棋社和劇團等等康樂小組，我們五百位同學，在幾個月以後，功課環境漸漸地能夠適應習慣了，於是課餘之暇或者在假日，多半依照各人不同的愛好和志趣，找着幾位同伴知友一塊兒盡情地玩，我和昌來、獻羣三人，平常總是在一塊切磋功課，假日也常一同出去遊玩或旅行，後來加入陳禹明、萬本欽兩人，昌來、禹明係湖南人，我和獻羣、本欽則為江西同鄉，我們五人一直成為終生好友，畢業分發離校以前，大家合照了一張相片，由胡獻羣題了「鴻爪雪泥留為永好」八個字，可惜本欽年未及卅，因肺病死于成都中央軍官分校教官任所，禹明于剿共時期在湖南洪江裝甲兵學校充當總務處長，校長係胡獻羣，共產軍在侵佔洪江以前，禹明留在洪江辦理遷校事宜，洪江失陷，來不及撤退，被共軍俘去殺害，獻羣從大陸撤退到台灣，初任陸軍總部副參謀長，而國防部第五廳長，遷升至作戰次長，民國五十五年(一九六六)十月一日，因患腦溢血病逝台北，昌來自從擔任陸軍通信兵學校校長退役後，入交通部任航政司長，後又担任海洋學院院長歷十餘年，公職退休後現又担任崇右專科學校校長，在我們同學中，服務最長。我和獻羣、昌來在北時常在一塊，如今凋謝的凋謝，只剩昌來和我

，已爲七十老人矣。

交通技術學校的學術地位，不久在在南京漸漸有了點名氣，李校長是一位很有抱負的教育家，加上教官陣容非常堅強整齊，他們在教課之餘，多半還兼任京滬各大學教授職務，享譽一時，校長常常在週會上對我們講，「你們穿上軍裝，是捍衛國家的技術軍人，脫卸軍服，便是個建設國家的工程師」，校長個人驕傲，不免使同學們也感染到一點驕氣，那時南京只有中央和金陵兩所大學，有時在假日，我和在中大讀書的同鄉朋友相聚或在一塊玩，他們都很羨慕我們學校的讀書環境與學術風氣，可是好景不常，不久這所正在發芽新興幼苗的軍事交通技術學校，就被野心家所利用，撤消合併，歸隸於中央陸軍軍官學校。

那是在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春天的一個禮拜六午夜，同學們經過整個下午野外演練的辛勞，大家精疲力竭，在宿舍裏呼呼地酣睡。忽然從大操场方向傳出緊急集合號聲，一部份同學被號聲驚



民國十七年夏天蒞臨交通技術學校巡視的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參謀長何應欽將軍。

醒了，大部份同學，還深深沉入在睡鄉裏，少數同學能够懂得緊急集合號聲，隊職官也睡着了，好幾分鐘後，宿舍裏還不見動靜，把值星官急壞了，一時情急，不管三七廿一，馬上開啓宿舍裏的電燈，吹着哨笛，大聲吼着：「緊急集合呀，大家趕快起來，衣服鞋襪穿好，子彈帶、乾糧袋、水壺不要忘記帶，槍要持好，跑步趕快……」同學們一個個張惶失措，甚至還睡眼矇矓，瞬間間辨不出東南西北，服裝不整或是狼狽不堪地持着槍奔向大操场集合，當時發出緊急集合號令的長官，係陸海空軍總司令部參謀長何應欽將軍，陪同來校突擊視察的是總部交通處長邱煒，正是我前段所謂的野心家，也就是這次緊急集合的策謀者。

何應欽將軍對於我們這次緊急集合演練動作遲緩、服裝不整，尤其不能保持靜肅，違犯規定開亮電燈，深爲不滿，一篇很苛刻的訓話，痛切責備學生軍事訓練不够嚴格，全是吊兒浪當老百姓，邱煒處長更是澈底地要使學生們醜態畢露，持着一個強力電筒，跟着對準學生們一排一排前

後上
下連
續不
斷的
照射
，有
的光
着脚
沒有
穿襪

子的，有的沒有戴帽子的，有的槍和皮帶不齊全，各形各色，何應欽將軍就一面訓話一面眼睛隨着電光掃瞄着看，越看越生氣，責備得越兇，使同學們難于忍受。夜間緊急集合過去以後，李範一校長以下，都猜着學校惡運即將來臨，說不定會解散，於是謠言紛起，人心惶惶，不可終日，此後我們便深聽到邱煒處長係保定軍官學校出身，在軍中一向担任通信指揮職務，和李校長不睦，邱煒事業野心大，善于奉承討好長官，龍潭戰役，軍閥孫傳芳快要從浦口渡江進攻南京，在戰事危急的時候，何應欽將軍駐節在南京北極閣電台附近指揮作戰，邱煒任通信所長，陪侍在側，夜以繼日，傳遞通信情報，十分誠謹小心，深得何將軍賞識和信任，後調升總部交通處長，因此更增長了他對交通通信的領袖慾和野心，果然日後交通技術學校合併以後，邱煒首任交通兵大隊長，在我們畢業以後，一直領導我們做軍事交通界第一號人物，在他的心目中，總想把我們這批同學做他的班底，加以利用。相反地，我們自那次夜間緊急集合以後，把他恨透了，對他的印象惡劣已極，感情拉攏不起來，而且處處牽制他和他搗蛋，等他曉得我們這班同學不可能被他利用，他又千方百計，設法另外創辦了一個軍政部交通技術教練所，訓練了七期學生，以後十幾年，這批技術教練所畢業學生，無論在工作機會上，出路上和事業前途上，在他的照拂安排，蓄意培植，處處比我們同學佔着便宜，以至于在任何軍事機關學校部隊、教練所和我們都係派系對立，明爭暗鬥，在國軍通信中，攪派別系統，邱煒

實係一罪魁，以後邱煒由軍政部交通司長調充津浦鐵路委員長，司長由王景祿副司長升充，在他離開交通司長職務以後，還不肯甘心放棄軍事通

信領導野心，仍舊在交通司裏設立一個「邱委員長辦公室」，還不斷過問軍事通信主要事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邱煒對軍事交通攬權獨霸，由

此可見一般，他在津浦鐵路任內，因患盲腸炎，開刀割治太晚，死于浙江龍游家中，自邱煒死去後，國軍通信派別之爭，才慢慢地消滅。

費著「戴笠的一生」序

王成聖

戴笠將軍，字雨農，是我國近代的神祕人物。抗戰之前，他就從事情報工作；由於他絕對保密的特點，所以不爲人所知。抗戰期間，他負責主持軍統局，因爲工作範圍的廣泛，不能不與各方多所接觸；因爲工作果實的豐碩，往往爲人所樂道；更因爲民國卅二年以後，與美國海軍部門合作；於是他才成爲中外矚目的知名度較高的人物。可是他本人仍然堅持以無名英雄以自甘的立場，從不主動公開報導他的姓名動態和工作績效，他去世後不久，毛共叛亂，大陸淪陷。人們回憶往事，想起他當年竭誠盡忠的情景，往往有斯人不作之嘆；總以爲假如戴雨農不死，也許大局當有轉機。與他合作的美方人士，也有人以爲假如當時給戴雨農較多較大的支持，也許會對多難中國發生扭轉局勢的助力和作用。另一方面，也有人對戴雨農和軍統局的所作所爲加以指責詬罵，甚至接替史迪威爾擔任中國戰區參謀長的魏德邁將軍也曾經表示：「戴某是個聲名狼藉的人」。究竟事實真相如何？戴雨農生前和軍統局究竟做了些什麼事？是廣大讀者樂於知道的。因此，把現在已無保密密必要的戴雨農生前事蹟，用傳記體裁公諸於世，確是一件最有意義的事。

然而敘述一個名人的生前事蹟，却不是輕而易舉的事，資料的蒐集與取捨，立場論點的持正公允，必需慎重。何況，事關密勿，有些事情並無長篇而完整的紀錄可憑採擇，時間湮久，若干傳說，參商不一，也難遽下適切定論。更何況描寫傳奇性人物間諜故事，往往誇張失實繪形繪色成爲小說家言；或者譏評他人，譁衆取寵，塑造典型人物，或者強調精神長篇累牘形成八股教條。因此敘述戴雨農事蹟必須克服蒐集資料和運用取捨的困難，堅持公正不偏的立場論點，避免誇張塑造的描寫方法，才能產生理想的作品，具備流傳久遠的價值。

名作家費雲文先生接觸有關戴雨農史料最多，研究時間也最久，自民國六十二年（一九七三）二月，迄六十五（一九七六）三月，三年來連續在中外雜誌發表「戴雨農與中美合作所」「戴雨農與忠義救國軍」「戴雨農與抗日殺奸團」「戴雨農與雷鳴遠」「戴雨農與現代警察」「戴雨農與鄭介民」「戴雨農其人其事」「戴雨農鋤奸記略」等八篇文章，頗有獨到之處。首先，風格高雅，完全就事論事，婉轉敘述；不誇張附會。不蓄意塑造，使人從其字裏行間，自然了解戴雨農與軍統局所做何事對國家有何貢獻；進而對戴雨農的爲人，產生是非自有公論的定評與敬慕之意。其次，執簡馭繁，掌握重點，文筆暢達生動，詞意懇切謹慎，取材平實精要，結構完美，條理分明；絕無重複繁瑣，艱深難明之處。爲目前以傳記體裁記述名人故事非常難得的佳作。費先生不但是史學家而且也是劇作家，曾以費嘯天筆名從事廣播劇電視劇劇本的創作；並且還以公餘之暇製作警察電台的平劇節目也很受廣大觀衆和聽衆的歡迎。

最近中外雜誌應中外讀者的要求，將費先生的八篇有關戴雨農的大作，集印專集「戴笠的一生」問世，徵序於余，余既有感於斯文確係述史佳作，同時也欽慕戴雨農的爲人和事功，故樂爲之序。

編者按：「戴笠的一生」已由中外圖書出版社出版定價120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